



女性平权运动遍及全球,“大女主戏”扎堆儿出现:国内有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《和平饭店》等,国外有《三块广告牌》《伯德小姐》等,女性视角,女性故事,观众爱看,评委喜欢。

历史上也有不少“大女主”,她们坚强独立,目标明确,百折不挠,不向命运低头。三八妇女节将至,自今日起,讲几个古代自强自立的女性的故事,以饕读者。——编者



“红拂夜奔”的故事流传甚广。大师们对红拂相当有兴趣,王小波写过长篇小说《红拂夜奔》,明朝画家仇英画过红拂,近代画家张大千也画过。

张大千笔下的红拂披红着绿,长裙曳地,手执红拂如握权杖,极妩媚的装束,极有英气的眉眼,刚柔并济,神采奕奕。

“历史上的大女主”之红拂 我的人生我做主

记者 张丽妮

看,那个拿鸡毛掸子的女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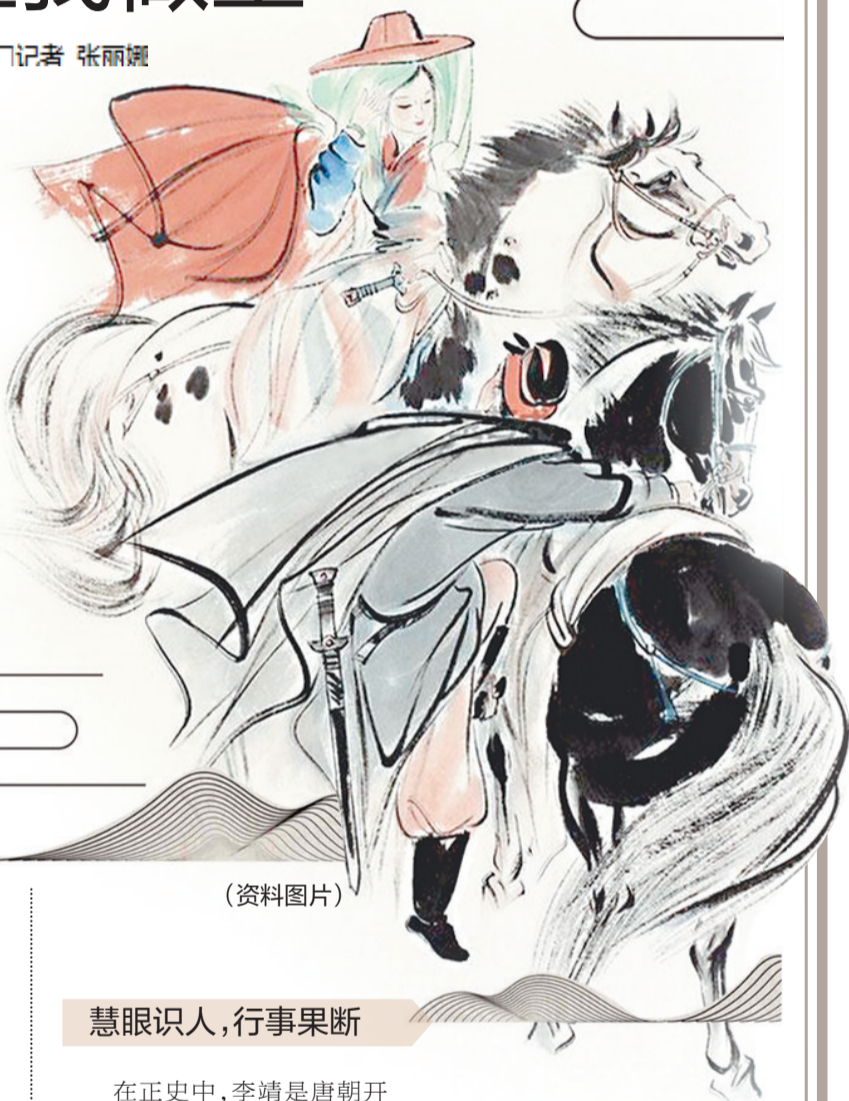
红拂的故事,来源于唐朝传奇小说《虬髯客传》。有人说她是虚构的人物,有人则说确有其人。

相传,她本名张出尘,生于隋唐时期,因家门不幸,被卖到权臣杨素府中当侍女,每天拿把红色拂尘站在主人身旁,看人眼色,听候差遣。

拂尘是一种有手柄、像马尾的清洁工具,可以拂尘埃、驱蚊蝇,功能类似于鸡毛掸子。

那个时代男尊女卑,侍女身份低微,主子是不会正眼看她的,也不屑于记住她姓名甚谁。

所有人都喊她“红拂女”“红拂”,意思跟“拿鸡毛掸子的女佣”差不多,带着不经意的轻蔑和疏忽。



(资料图片)

炒掉主人,半夜“跳槽”

按照当时的社会规则,红拂的一生几可预料:嫁给身份同样低微的下人,生儿育女,子女继续当下人,为主子们服务。

红拂不想就此终老,她要改写自己的命运。

这里得介绍一下杨素。此人乃隋朝开国功臣,很受隋炀帝器重。隋炀帝迁都洛阳,让人营建东都,杨素乃工程总指挥。他率领宇文恺等大臣“大干快上”,只花了10个月就建起一座崭新的洛阳城,由此可见其能力。

人太能干,就难免骄傲。

隋炀帝任性,洛阳崭新的宫殿留不住他——世界那么大,他想去看看,拍拍屁股去南方旅行了。

杨素执掌朝政,成了“无冕之王”。每天来拜访他的人排成长队,拍马屁的、攀亲戚的、求办事的……各自心中都有小九九,杨素“踞床而见”,傲慢无礼。

红拂不动声色地旁观一切,直到有一天见到李靖。

李靖拜访杨素,不为求职,不为生财,只为献上安邦之策。

他还很有胆,当面批评杨素:“您身为朝廷重臣,理当广纳豪杰,不该对宾客如此傲慢。”

红拂阅人无数,慧眼识英才:这是个有为青年啊!跟他合伙创业,肯定有前途!

她打听到李靖下榻在某旅馆,当机立断,收拾包裹,炒了老板杨素的“鱿鱼”,跑了。

那天半夜,李靖的房门被敲响。红拂开门见山,表明心意:愿投奔李靖,闯荡天下。

慧眼识人,行事果断

在正史中,李靖是唐朝开国功臣,文韬武略,战功赫赫,可他此刻不如红拂镇定。小说里说他担心杨素报复,“愈喜愈惧,瞬息万虑不安”。

他和红拂一路行走,遇到一个胡子拉碴的人——虬髯客。当时,红拂正在梳头,虬髯客骑驴而来,直勾勾地盯着红拂看。

李靖很生气,红拂摆手示意他冷静,然后大大方方地跟虬髯客攀谈。两个人谈得很投机,居然拜把子成了干兄妹。

这个细节很有意思。红拂长得美,虬髯客直勾勾地看她,换作一般女人,估计要骂他好色,避之唯恐不及;事儿多的,甚至会撺掇男朋友揍他。

红拂却施展魅力,将一个“刺儿头”发展成了朋友。这个女人有智慧,化干戈为玉帛,不

简单。

事实又一次证明她眼毒:虬髯客居然是个隐形大富豪,有钱,还有兵书。他自知在中原干不过“真龙天子”李世民,就把全部家当送给了干妹子和干妹夫,自己到别的地方创业去了。

李靖得了创业资本,出资、出力、出计辅佐李世民打天下。正史记载,他曾追随李世民平定洛阳,打败王世充,之后屡立战功,加官晋爵。

红拂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也改变了李靖的命运。两个人结成夫妻,白头终老。坊间感其有侠气,将她和李靖、虬髯客尊称为“风尘三侠”。

乱世里的小女人,以其非凡胆魄写就大写的“人”字。这种“大女主”,你服不服?

盘根错节

记者 陈旭照

“盘根错节”,指树根盘绕,枝节交错,比喻事情复杂。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人际关系,估计很多人会头疼欲裂,但有人不会,比如东汉的虞诩。

公元110年,羌、胡发兵进犯并州和凉州,为集中力量对付北方来敌,大将军邓骘打算放弃这两个地方。他召集人员商议此事,时任郎中的虞诩表示反对,并得到大家的认可,邓骘之计遂不能行。

“邓骘由是恶诩,欲以吏法中伤之。”事有凑巧,朝歌发生叛乱,数千人造反,“攻杀长吏,屯聚连年,州郡不能禁”。

邓骘任命虞诩为朝歌县令,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虞诩的朋友替他担忧,他却不以为然:“事不避难,臣之职也;不遇盘根错节,无以别利器,此乃吾立功之秋也。”意思是“做事不避艰难,是做臣子的本分;不遇到盘根错节,就无法认识到刀斧的锋利,这正是我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”。

虞诩走马上任,信心满满,一到朝歌便拜访河内太守马稜。马稜也为他发愁,他一笑说:“朝歌这群叛匪,只不过像狗和羊一样聚在一起,以求温饱罢了,阁下不必担忧。”

马稜:“此话怎讲?”

虞诩:“朝歌背靠太行山,面临黄河,离敖仓(古代重要粮仓)不过百里,青州、冀州逃亡的难民数以万计,叛匪却不打开敖仓,安抚民众。这乌合之众,实在不值得忧虑。”

虞诩开始招募人员,专门招募行凶抢劫的,善于打架、偷盗的,还有不务正业的。

他共招募了100多个这样的人,设宴招待他们,赦免其一切罪行,让其混入匪帮,唆使叛匪抢劫,而官府事先设下伏兵等候。他又派会缝纫的贫民为叛匪缝制衣服,在上面留下记号。穿上特制衣服的叛匪只要一露面,就会被逮个正着。

就这样多管齐下,“贼由是骇散,咸称神明,县境皆平”。



晚报副刊精读

关注微信 wbfkjd
扫二维码
赏河洛经典、副刊美文
■投稿邮箱:
wbheluo19@163.com
■电话:0379-65233686